

特勤的秘山



希特勒的秘史

越裔譯述

上海國際書局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希特勒的秘史

實價四五百五十元

原著者

PAULINE KOHLER

譯述者

越

裔

發行人

沈

鶴

羣

出版者

國際書局

勵力出版社 百新書店

商務印書館 羣學書社

國際書報社 光明書局

五洲書報社 博文書店

經銷處

總發行所

上海合肥路三九四號

國際書

目次

前言

第一章	我獲得了一個位置.....	(三)
第二章	貝許德斯迦登之內容.....	(三八)
第三章	提心吊膽的夜裏——和一個圈套.....	(九八)
第四章	幕中人.....	(九二)
第五章	希特勒的桃色事件.....	(一二二)
第六章	我的逃遁.....	(一五二)

前言

這是一本關於希特勒之私生活的實錄，這些事實，直到今天爲止，都是還沒有被外界所知道的。我是貝許德斯迦登私邸中一個女僕，我有看到希特勒之本色的唯一機會。我在他四周沒有諂屑脅笑，專門恭維他的人時看到他。從前有人說過：無論什麼人，在他的貼身侍者之前，決不會是一個英雄。更切於事實的是一個人，在他的僕婦之前，決不會是一個英雄。

我是從德國逃出來的。當我在法國的自由空氣中寫這本書時，我已經打定主意，不久便要到巴西去，在那裏爲我自己創造一個新的生活。但我要使全世界能夠知道真正的希特勒，知道他的私生活之內容，知道他的女性朋友，知道包圍他的人，並知道貝許德斯迦登這所山中別墅裏邊的一切祕密。

凡是我在書裏邊所說的事情，一大半是我所目觀的，其餘則是得之於極可靠的來

源，我的目的是在作一種客觀的寫實。在許多地方，這幅寫真是令人不歡的。但像希特勒這般的人，他的生活當中自免不了有不愜人意的地方。倘若這本書能有助於和希特勒對抗的人們，能使他們理會他是怎樣的一個文明之大敵，則我將要覺到我在貝許德斯迦登所費的這幾年工夫總算不是虛耗的了。

第一章 我獲得了一個位置

當希特勒入任首相時，我在卡爾斯魯爾地方摩勒洗衣作裏邊當燙衣女工。那時正是我的戀愛時期，所以我比了希特勒更快活。

十天之後，我便結婚了。我的丈夫寇爾德是洗衣作裏包紮部分的工頭。結婚之後剛剛過了兩天，當我倆在柏林渡蜜月時，我接到了母親的電報說，父親已經被捕了。他是一個社會民主黨員，是一個熱心於公會運動者。我立刻回到卡爾斯魯爾去，到後看見父母的家中已變成了一所空屋。蕭爾茲，一個鄉鄰，告訴我，我的母親後來也被秘密警察捕去了。

自此之後，我一些沒有得到他們的消息。

我傷心極了。但更為不幸的事情接着來到。我的丈夫年紀還很輕，所以被同部分的副工頭所嫉忌。他企圖奪取我丈夫的位置。因此，他也學着一般奸險者的行為，利用秘密警察搜捕反動嫌疑者的機會，將我丈夫的姓名秘密舉發。那一天晚上，四個秘密警察來到我們的家中，

把寇爾德從床上拉了起來，連跌帶打的將他推下扶梯，送上了一輛汽車。這是我在德國最後一次的看見他。我結婚還不滿三個星期，已經喪失了我的父母和丈夫。

我在記載這些事實的當中故意略去傷悼的表情，因為這三個我所親愛的人都不是本書裏邊的角色，我不過是爲了要說明我何以會非常之失望和寂寞而去當女僕，所以連帶着提起他們。我身無半文地離開了卡爾斯魯爾，在慕尼黑一個教授的家庭裏邊做雜役。這個位置是納粹治下慕尼黑地方的一個朋友所代爲介紹的。

我在納粹所統治的區域裏邊，第一件學到的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莫談政治。我並沒有把我的身世告訴我的女主人霍恩貝區夫人，所以她並不知道我已經嫁過人，直到有一天她看見我在廚房裏邊獨自哭泣。

她一直很優待我，爲人也很仁慈。我實在不能自抑了，所以便把一切經過盡情地告訴了她。她對我似乎很表同情，這一來使我久已蘊藏在心頭的怨憤盡情發洩出來。不料竟因此錯下了大錯，我無意之間竟把希特勒咒罵了一番。

等我停止哭泣之後，霍恩貝區夫人便叫我上床睡覺。她真是太對我表同情了，她的態度

使我心上安定了許多。她是一個很好的德國公民，她將我的經過一起告訴了她的丈夫。不料兩分鐘之後，她的丈夫已在那裏打電話。到夜半時，兩個穿着高統皮靴的祕密警察已經走進了大門。

我明知抵抗是無用的，所以趕緊穿上衣服跟了他們走出去。門口已停着一輛轎式汽車，這是他們用了黨的名義強行徵用的，他們凡有所需，都是用這個方法去取得，旁人對於這種強行奪取的行為從不敢有一字的反抗，而且還要被迫寫一張證明書，說明這是自願借給黨部使用的。

兩個警察都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而我的相貌則生得頗不醜陋（我這年祇有二十三歲）。他們坐在我的兩旁，一路之上，他們嘴裏的說話很是不乾不淨。我裝做不聽見。左邊的一個用玩笑的口吻說：『魯茲，這兩個饅頭很豐滿，你以為牠是天生的嗎？抑是假裝的呢？』

『這還不容易知道嗎？你不會摸一下子嗎？』右邊的一個回答說。

我沒有別法，祇得用牙齒咬他的手。

魯茲用拳頭毆打我的面部。他的手指上戴着一隻很大的金戒指，以致劃傷了我的眼角。

以下的途中，我很受着這兩個人的蹂躪。到了警署之後，這兩個警察便把我引領到一位青年警官的面前。

『她犯了什麼事？』他問說。

『證據元首，並是已經被捕的反動分子的同黨。』

『那末，帶她到郭區那裏去。』

兩人把我推着走過一道走廊，到另一間屋子裏邊去。這屋子裏邊烟霧騰騰，觸鼻的雪茄烟味。一張搖椅上坐着一個肥胖的中年人，他的兩足高高的擱在寫字檯上。他的臉上滿佈着紅斑，他張口說話時，露出一口棕色而不整齊的牙齒。我禁不住一陣的寒慄。

『這個女人犯了什麼事白的呢？抑是黑的？』他大聲問。

白『的，』魯茲的同伴回說。

後來我才知道：所謂白的，就是指僅有嫌疑而並沒有什麼指實的罪名的人犯。這在我還是不幸中之大幸，因為『白的』人犯常有從集中營裏迅速釋放出來的希望。

警官郭區似乎看上了我。

『小姑娘，你大概不久便會被釋放的。』他說。但他又猶笑地加上一句說：『只要你識相一些，什麼事都不要倔強。』

我又一陣寒慄，他似乎發覺了，便又大聲地向我說：『小姑娘，你須知道在這裏感觸過於敏銳是反而於你不利的。』

他拿起一個電話聽筒，揷一下電鈴說：『喚愛娜進來見我。』

不到兩分鐘，愛娜來了。她的皮膚是棕色的，她非常之肥胖，立在郭區的旁邊時，使郭區變成了一個渺小的人。她的面容嚴肅得如同一座石像，睜着兩眼注視我，郭區則在那裏填寫一張表格。他填好之後便授給愛娜說：『愛娜，把這頭小鳥歸入籠子裏去。』

他又對愛娜霧露眼說：『看我份上，好好的看待她，這小姑娘似乎是易受感觸的。』

愛娜並不回言，伸手抓住了我的臂膊，另一隻手指指室門。我很馴順地跟着她走出去。

慕尼黑監獄中的女牢裏邊，自從有史以來從來沒有這般的擁擠過。這時裏邊監禁着一百五十多名人犯，其中十有九個都是上一個月裏邊才拘來的，並且大多數是已婚的女子。她們的罪狀大都是因為她們的丈夫受了反納粹的嫌疑，因此連帶被捕。其中有幾個還能自己

鎮定，但年齡較輕的則都幾乎害怕得將要發狂了。

我在歸入囚房之前，先經過一次驗身體的手續。後來我才知道這位主持驗體的青年警官凡遇到年輕貌美的犯人時，他必耍叫她脫光了全身的衣褲，故意詳詳細細地遍身撫摸，若是年齡較大的女犯，則連望也不望，便算完事了。

以下，我又經過一次洗澡的手續。兩個粗蠢的女役用一隻刷地板的刷子擦我的全身，直擦得我渾身皮膚都成了深紅色。擦完之後，便用冰冷的水淋一下。

和我同房的女犯之中，一個是一位中年婦人，她似乎是一個中等階級的人物。她的名字叫密德爾孟。她對於入獄這樁事引為奇恥大辱，非常之痛心，而對於在獄時所受到的磨折倒似乎不很放在心上。她一天到晚哭泣不止，一面連連的喊着：『以後叫我怎樣再出去見人呢？』

她的兩個眼眶已經哭得紅腫，一縷一縷灰白色的頭髮披在她的額上。她的樣子真可憐極了。

第七十九號囚房中的另一個同伴是一個猶太籍少女。據她告訴我，她的名字叫做琪蒂。

但她姓什麼？我始終沒有能夠知道，因為第二天一早她便已被送到達起去了。

琪蒂的眼睛美妙極了，她那墨黑的眼珠子非常之動人，她的妙目一盼，真可以使人迷戀。她這雙眼睛使她那鵝蛋形的臉子更加美麗可愛。她是一位醫生的太太，她的丈夫已在她被捕之前因事被害。事情是如此的：有一天晚上，他的朋友由電話中知照他說，褐衫黨人已前來拘捕，叫他趕快逃避，但剛出門口還沒有多遠的路，剛遇着前來捕他的黨人，因此即被開鎗打死。

琪蒂深深悲痛她丈夫的喪命，甚至忘却了自身所受的磨折。她時時引咎，自怨自艾說，丈夫之死是被她所害的。

『寶玲啊！』她哽噎着對我說：『那天晚上，倘若我不擁抱着他，早些讓他逃走，則他決不致於喪失了性命。都是我不好，不該纏住他。我當時實在捨不得他啊！我真是害了他，我真是害了他！』

我極力勸慰她，並把我自己丈夫被捕的經過告訴她。她警告我，無論看見什麼樣可怕的事情，臉上切不可動一些神色，如若獄中的官員叫去問話有什麼不規則的舉動時，切須一

切服從，切不可有絲毫的抵抗行爲。『你越是害怕，他們越加要作弄你。』她說。

獄中的職事官員似乎都是色情狂，再加上殘忍狂，這也許是環境的緣故。他們對犯人所施的酷刑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我在第一次看見一個少女被他們打得渾身血肉模糊，失了知覺僵臥在地上時，我也頓時暈了過去，但過了一兩個星期，屢次看見之後，我的心腸也漸漸的變硬，而能夠忍受了。

不過入獄的第一天所受到的磨折實在我的心頭留下了最深的印象，使我永世不能忘却。最難堪的事情是獄中並沒有衛生設備，房中祇有一隻污穢的木桶以供我們三人大小便之用。

我們依舊穿着入獄時的衣服，並不更換制服。他們似乎覺得政治犯並無換着制服的必要，而且也耗費太巨。

我第一次吃獄中的飯食時，真令我難於下咽。一洋鐵碗其味難聞的混湯，上面浮着寥寥幾小塊顏色已經發黑的麵包。此外還有一罐白水和一塊乾硬的麵包。我起初不肯吃，但琪蒂說：『你不能不吃一些，因為你不吃也是徒然。你即使絕食而餓死，他們也是不在心上的。』

我勉強地吃了幾口，但頓時嘔吐起來。半小時之後，我再試吃一些，總算還好，沒有再吐。因房裏邊夜裏是沒有燈盞的。一到八點半時，各人即須在草蓆上面，蓋上她所僅有的床絨毯睡覺。這時正是九月裏邊。

第二天清早五點鐘時，一個女役開了房門走進來，命琪蒂穿上衣服跟她出去。

琪蒂很鎮靜地穿她的衣服，行前並親我的面頰向我說：『我們想來沒有機會再見的了。寶玲，祝你平安，希望你能夠鼓起勇氣忍受一切。讀千萬記得這地獄不是永久無盡期的，不過他們自己倒恐怕是永遠不得脫離的。』

女役打了她一下耳光，把她拖了出去。

我止不住淚如雨下，一直哭到六點鐘起身時才停止。

早餐是一片臘腸和一塊乾麵包，另有一杯淡而無味的咖啡。

密德爾孟夫人又告訴我一些她本人最近所經歷的事情。據說，她的丈夫是慕尼黑煤氣廠裏邊一個分部主任。他在職已有二十五年，他對政治從來沒有發生過興趣，但有一天，剛在希特勒入就大任之前，他吩咐他的助手——是一個極熱心的黨員——不要陷入政治的旋

過，不要像納粹黨人一般時常在街上結羣動武。不料這助手竟將這番話向黨部告發，因此她的丈夫立刻被捕，而這助手便升任了她丈夫的位置。這和我丈夫所遇到的事情是相同的，都是被賣友求榮者所陷害的。

「但他們對你不應該有什麼仇恨啊。」我說。

「咳！我在十分氣憤的當口，和一個鄰人談天的時節，不自覺地將希特勒罵了一聲，不料那鄰人又去報告了祕密警察呀。」我的同伴哽噎着回答。

無辜的正當人民竟因這種區區小事聯翩入獄，真可說是極不合情理的事情，但當時慕尼黑的情形確是如此的黑暗。

我在獄中，起初三天居然平安無事過去，一天到晚祇是起身，洗臉，吃飯，作戶外運動，回到牢房，睡覺的例行公事。我們因為尚在受偵查的時期，還沒有定罪，所以是無需做工的。

我在夜裏常聽見慘厲的叫喊聲，使我聽了渾身抖戰，但從沒有人談起究竟是爲了何事。

第四天早晨八點鐘時，我們即被召喚到運動場去齊集——往常須十點鐘時才被喚去作運動——我心裏很詫異，不知道什麼事情又快要發生。

我們由女獄官愛娜指揮着排成兩列，站在那裏。剛剛站定，只看見四個褐衫黨人從大門口走了進來，背後拖着一具不知作什麼用處的木架子。

我起初以爲是一具施絞刑的架子，不覺吃了一驚。但後來看到這架子的兩根本柱是很短的，上面並且繫着兩個可以伸過一隻手臂的孔穴，才知不是絞刑架，不過依舊不知道它究竟是作什麼用處的。這個疑問，轉瞬之間便見了分曉。

原來這是一具施鞭刑的木架。

四個褐衫黨人分站在木架的兩旁，呆呆地向我們注視。既而，典獄長和那個青年醫官走進來了。他們的後面又有兩個女役拉着一個陌生的青年女子一同進來。我後來才知道這女子因受不了醫官在驗體時的猥褻行爲，一時憤不可遏，竟拿起醫官寫字檯上的墨水瓶，向醫官擲去，擊傷了醫官的前額。這天早晨，我看見那醫官的額上確還貼着一條橡皮膠帶。

典獄長先向我們說了一番話。

「囚犯們聽着，」他說：「你們將要目覩一個膽敢向執法官員行凶的囚徒應該受到怎樣的刑罰。」